# 冤鬼嘻春

宋仁宗年间，江苏常州武举人铁雄被五花大绑，绑在刑场上，祗候午时一到，监斩官令旗一掷，满面横肉凶神恶煞，高高学起闪闪生光大刀的刽子手吴义便会大刀一挥，人头落地了。

铁雄实在死得不甘心，他的老父已散尽不少家财了，但却无法平反这冤狱，官司由县官打到州官，而至京师吏部，还是被驳回，判决秋後处斩铁雄。

仇家布局实在太巧妙，亳无破绽，他被仇家和地保一起捉奸在床，以致即使跳落黄河，也洗不清这关系。

最可恨是站在身旁的创子手吴义就是他们的仇家，他在阴阴嘴奸笑，铁雄满布红丝的虎眼，狠狠地瞪著吴义，他做鬼也不会放过这个奸险恶毒的小人，要他受尽折唐，报应，然而世间真有鬼神报应吗？

铁雄心直肚直，古道热肠，家里妻妾如云，竟然被刽子手吴义告他奸淫其妾如姬，乡亲父老一点不信，然而公正而素有威望的地保李伯却言之凿凿，在县官面前说看到铁雄抓著如姬两条雪白的大腿奸淫著。

他喝止的时候，铁雄由如姬阴户抽出来的肉棍还是硬直如铁棒，而如姬在衙门哭得双眼红肿，指斥铁雄趁著其夫君吴义外出，动武奸淫她，铁雄百词莫辩了。

铁雄往囚牢里苦苦思索，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子。他终於想通了，是吴义因小怨而设计陷害他。

吴义除了做刽子手外，还开武馆授徒，他的一个爱徒当街调戏良家妇女，被侠义心肠的铁雄出手教训了一顿，他得罪了吴义而不自知，而吴义心计深沉，竟然带著爱徒登门负荆请罪。

铁雄还以为吴义是一个不护短的好汉子，竟将豺狼当好友。

一个明月当空的晚上，铁雄被吴义邀往饮酒论武，酒宴设在吴府後花园一个竹盖的亭子里，吴义的爱妾如姬，一个风情万种的美妇人，亲自在旁侍酒。

这已经不止一次了，学武之人对男女之防也没有读书人那样拘谨，铁雄没有丝毫戒心，在吴义如姬殷殷勤勤相劝下，烈酒一杯杯倒进肚子里。

正当铁雄被灌得迷迷糊糊之时，吴义的一个徒弟进来说，邻居的谢伯不小心摔伤了手脚，要他过去看看。

吴义告退了，铁雄却醉得胡胡涂涂伏在竹桌上。

如姬拿了了一碗汤来说∶“铁大爷，这是醒酒汤，饮了就不会头痛欲裂了。”

铁雄谢过饮下，未几便不知人间何世了，小腹丹田处欲火在熊熊燃烧著，美艳的如姬落在跟里，竟然化成他的小妾云娘。

铁雄受欲火煎熬，再不能把持得住，将云娘，其实是如姬的衣裙统统扯脱了，将她按在长椅上干起来，铁棒直插入玉洞里…就往翻云复雨之际，吴义和地保李伯一起走入凉亭，他淫人妻妾，当场被抓住，如姬的衣衫是他扯烂的，吴义、地保亲眼看见，再加上如姬楚楚可怜的哭泣，他水洗也不清了。

铁雄的白发老父不忍白头人送黑头人，早几天已投河自尽了，铁雄知道爱妾云娘也会收殓他的尸首後，追随泉下的，铁家将家散人亡了，叫铁雄如何甘心死得冥目。

日已当中，三通鼓响，监斩官令旗一掷，吴义狠狠地斩下来，铁雄的头颅飞出几泥地上，尸身直喷血柱，把地上沙土染红了一大片，才慢慢倒下来。

铁雄的断头像是有灵性似的，在血土上滚了十多滚，然後对正吴义停下，圆瞪虎目狠狠地盯著吴义，直把将斩首当作吃饭的刽子手吴义看得心里发毛！

吴义和爱妾如姬在举杯庆祝，庆祝铲除了铁雄这个仇人，吴义替爱妾斟了一杯满满的美酒道∶“如姬，为夫行年四十，今天最快活了，亲手斩了铁雄这个大仇人，这个大傻瓜死了也不知道啥事，如姬多亏你了，来，饮了！为夫敬你的一杯，你在公堂做戏做得真像啊！”

如姬接过酒杯手，仰起粉颈，一口饮乾了，娇声道∶“吴郎，贱妾只是略尽微劳而已，还是吴郎妙计天衣无缝，才能除得了傻瓜！”

烛光下的如姬益添娇美，如姬本就是但肌肤胜雪，闭月羞花的美人儿，吴义两杯落肚，欲火顿升，一把将如姬抱住膝上，解开了她的衣襟，脱去了她那绣有一对交头鸳鸯的大红肚兜，两个晶莹玉乳便裸露跟前。

吴义双手摸著，捏著，乳尖上两粒新剥鸡头肉，慢慢地变硬，吴义两指夹著像玩弹子那样玩起来。

如姬是天生的淫妇，吴义如此挑逗搓捏，如何受得了，她就像一条上了沙滩的小鱼儿，在吴义怀抱中蹦跳著，不由自主红著粉面低吟声∶“相公，我要嘛！”

要什么？吴义当然明白的，他要吊足这小淫妇的胃口，鱼煎香了才好吃，女人骚透了，才更加有味！

吴义一把扯脱了如姬的下裳，将她变成一支光溜溜的小羔羊。

斩惯人头的巨掌，伸到了如姬的桃源洞上，双指并用，像一把利剑一般插入女人的洞里。

洞已桃源春满，滑潺潺的。

如姬耐不住了，伸出玉手解脱了吴义的衣衫，捉著吴义的长蛇撩拨。

“如姬，死鬼铁雄的长蛇和为夫的长蛇，哪一条好？”

“相公，哪里有这样问奴家的？”

“如姬，为夫真的想知道啊！”

如姬做了吴义妾侍几年了，自然知道他的脾气好胜要强，绝不能说真话，那晚饮醉了酒，和饮了春药的铁雄其宜是弄得她很痛快的。

如姬故意呸吐了一啖口水说道∶“相公，铁雄那条又短又幼又软，哪能和相公相比啊！”

吴义听了，果然十分高舆，一把扯著如姬的秀发，搂下她的臻首道∶“长蛇要你亲亲呢？”

如姬张开小嘴，伸出丁香小舌，舔吮吴义那条已经伸首吐舌的长蛇，由蛇尾慢慢地向上舔著，直至蛇头，最後含入小嘴里。

吴义享受著，陶醉著，掩著如姬乳房捏弄著，突然传来了一阵椎心的刺痛，把他由温柔乡著惊醒，原来如姬突然银牙用力一咬，几乎把他的长蛇咬断。

吴义怒不可遏，连忙将长蛇由如姬的小嘴里抽出，左右开弓，连掴了如姬粉面几个大耳光，打到指痕血红印面才住手，低头看，蛇头下五寸处，深深地印著一圈齿，恕骂道∶“如姬，你想死吗？为夫的长蛇畿乎被你咬断了！”

如姬茫然的看著吴义，低头一看，自已也吓了一跳！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如姬神情呆滞的道∶“吴郎，妾身本来是用嘴含著，舔著长蛇的，也不知道怎样会突然如来一阵大力，把妾身的嘴巴合起来？”

吴义不信道∶“怎么会呢？是不是睡著了！”

“不是，怎么会呢？”如姬摇摇头说。

“难道有鬼？为夫不信鬼神的，再试试，打醒精神啊！”

如姬於是张开小嘴，再小心翼翼的把长蛇含入嘴里。

方过了一会，上下两颚又被一股突如其来大力迫得合起来。

幸好，吴义一直在注视著如姬的神态、动作，见她面颊一动，连忙把长蛇抽出来，但蛇头前的嫩肉，还是被如姬的银呀咬到了。

吴义如姬两人面面相，心里有点发毛了，难道真的有鬼？惊骇令到两人再也提不起情趣，相对坐在一起，在呆呆想著心事。

朝光穿进窗子里，吴义越想越不对劲，吃过早饭，便直奔城郊的常山寺寻见方丈大德法师。

大德法师盘膝坐住云床上，微闭双目，双手合什听著吴义细说宵来经过。

吴义说完了夜来经过，大德法师张开眼睑，射出两道如电目光，注视了吴义一会，铜钟般声音呼了一句阿弥陀佛道∶“施主，你是你自作的孽，贫僧也无能为力了。”

吴义连忙由犄子爬下地上叩了三个响头道∶“求大师指点迷津！”

“施主乌云盖面，天灵印著一道青黑夺命鬼印，冤鬼已经来了，没法解的！”

吴义更是心坦俱裂，跪在地上哀求道∶“上天有有好生之德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大师救命啊！”

大德法师道∶“施主做上的冤孽太多、太深了，恕贫僧无能为力！”

吴义仍然不死心道∶“大师，小人做刽子手是奉命杀人啊！怎算是冤孽呢？”

大德法师摇摇头道∶“施主心知肚明的，何必要贫僧点穿呢？多积阴德者或许能化解，施主回去积阴德吧！”

大德扶师说完了垂眉闭目，任得吴义百般哀求，如入定了似的，半晌不言不语，吴义无奈，只好怏怏离去。

吴义回到府邸，直入如姬房里，只见如姬托著香腮，在想著心事，见了吴义，连忙问道∶“吴郎，大德法师怎么说？

大奸大恶的吴义故作镇静说∶“如姬，大德法师说是咱俩疑心生暗鬼，没有什么事的！”

如姬信以为真，喜孜孜道∶“那就好了，妾身还担心是铁雄冤魂作祟呢？”

宵来吴俊受了惊吓，吓缩了长蛇，吞了一肚子火，暗忖∶即使是有鬼，目下光天化日，也不曾出现吧！

於是脱了衣衫，赤条条的卧到床上说道∶“如姬，你再试试如何？”

如姬於是宽衣解带，一丝不挂伏往吴义身上，张开小嘴舔啜吴义的长蛇。

这次，如姬把吴义长蛇舔到硬如铁棒，也没有宵来怪事发生，这对狗男女放下心头大石，白日宣淫，尽情作乐。

夜幕低垂了，吴义的心越跳越快，像要跳出胸膛，大德法师的话又在耳边响起，脑海重现，他开始有点後悔∶其实铁雄和自己只是发生小争执，又何必为了面子，而布死局陷害铁雄呢？反而是身旁的如姬，日间大战了几场，已疲惫要死，呼呼在甜睡著。

夜深人静，二更鼓声清晰的传入吴义耳朵里，他极度疲劳，终於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。

吴义突然听到了一道不可抗拒的声音∶“吴义，吴义，快些起来，猪栏有好戏看啊！”

吴义转身望望，刚才还睡在身旁的如姬已不知去向，摸摸枕被，还有馀盈暖，闻闻绣枕，也有熟悉淡淡的脂粉香，显然是刚刚起床的。

半夜三更，如姬到了哪里呢？

像有鬼神推拥似的，吴义披上外衣起床，走去猪栏。

来到了猪栏，吴义就爆火了，他大叫大喝可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想走入猪栏中阻止，手足竟然不再听话，难移分毫，祗有眼珠子能转动，去看那不堪入目的淫秽，甚至想闭目不看也不能，因为眼脸不能垂下来，这时候才吓得魂飞魄散！

吴义看见什么呢？

心爱的如姬，一丝不挂躺在猪栏里，她的两支玉手各掩著一支大猪公的猪鞭，上下捋弄著，淫笑著…捋了一会儿，将粗大的猪鞭抖得硬硬的，然後像服侍夫君那样，将猪鞭含在嘴里，另一支手却将另一猪公的猪鞭塞入桃源洞里抽插著，一边抽插，一边在淫荡的叫著，猪公的猪鞭喷出了大股白白的精液，如姬又将猪鞭含往嘴里，精液好像是甘泉仙露，如姬将它舔得乾乾净净。

如姬玩完了一支猪公，又玩另一支猪公後，天色露出鱼肚白了，如姬已经将猪栏中十多支猪公玩过了，才倒在猪栏里睡著。

雄鸡啼声响起了，吴义再也忍不住大喝一声，走入猪拦里，啊！原来并不是跨入猪栏，而是由床跌落地上。

吴义摔了跤，霍然吓醒，刚才原来是南柯一梦，但梦境却又如斯真实，看看床上，空空的。如姬到了哪里？难道真的和梦境一样，如姬整晚在猪栏和猪公交合？

吴义三步并作两步奔向猪栏，啊！爱妾如姬果然熟睡在群猪中间，吴义狠狠的钳著如姬两粒乳蒂，把她扭得痛醒，如姬醒来也吓到面无人色，怎会睡在猪栏里？

吴义匆匆剥下外衣给如姬披上，趁下人还未醒来，悄悄地走回睡房。

这时候，如姬才感觉到下体火辣辣的刺痛，张开两腿，低头一看，两片红唇至整个嫩滑雪白的阴阜，红红的高高的肿起了，指头轻轻一，也痛至泪水直流。

《冤鬼嘻春》（二）“如姬，你知道昨晚你干什么吗？”吴义又惊又怒问道。

如姬摇摇头道∶“不知啊！好像梦中和夫君交合，来了一次又一次，很过瘾，很痛快，好像十多次呢！才倦极而眠，妾身还在奇怪夫君为何这么威猛呢？”

吴义道∶“如姬，你不是和我交合，你整晚都在猪栏和猪公交合，玩过一支又一支啊！”

“夫君怎么知道呢？”如姬茫然问道。

“为夫整晚站在猪栏看！”

“夫君为什么不制止呢？”

“为夫口不能言，手不能动啊！真是奇怪！”

如姬面色变得死灰道∶“吴郎，妾身看来真是冤鬼作祟了！怎么办？”

吴义不捡讨自己的狠毒，反愤愤的责怪大德师道∶“死秃驴见死不救，为夫待会和你一起到清虚观求求三清真人吧！听说他道行很高深！”

且说三清真人，手执怫尘听著吴义和如姬所说的怪事，听完了，望望这对男女摇摇头说∶“厉鬼缠身，居士印堂发黑，很难解救了！”

吴义如姬双双跪住地上哀求道∶“真人，求求你大发道心吧！信男信女逃过此劫，定必重修道观，再做金身！”

三清道人号称三清，其实凡心一点也不清，既好财又好色，师夫太清真人也因为徒儿不成器而活活气死的，不过，他也真的跟过太清真人十多年，一般捉妖的道行是有一点的，但和他已羽化升仙的太潸真人相比，却是差得太远了。

三清真人望望跪在地上的如姬，粉琢玉雕实是一个美人儿，剪裁得体的绸缎钗裙贴在肌肤上，玲珑浮凸，不禁食指大动，扒箸下巴那把长胡滋油淡定说道∶“好吧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贫道就尽力而为吧！你们先起来吧！坐下再说！”

吴义和如姬坐下了，三清真人看清了如姬的花容月貌，更恨不得吞了她，开口道∶“贫道得罪了，如姬昨晚已被冤鬼上过身了，才会失常走入猪栏和猪公交合的怪事发生，现在贫道先过些道气给如姬防身。吴义，你去云房外等著吧！”

吴义愕然问道∶“道长，怎么过道气呢？小人在旁看著不可以吗？”

三清道人装得满面正气道∶“那就是贫道和如姬交合，将十多年修炼而成的三味真火喷入如姬体内。”

如姬吃了一惊道∶“小女子被猪弄成又红又肿啊！现住连走路、解手也痛楚不堪，怎么成呢？”

吴义鬼诈心多，恐怕这个牛鼻子道人趁机借口奸淫他的爱妾，於是道∶“道长，过道气不可以换个法子吗？这样不太好吧！”

三清道人冷笑了一声道∶“看来两施主并不相信贫道，如何伏妖降鬼呢？你们下山去吧！”

吴义和如姬就像两个在大海里遇溺的人就快没顶了，水草也要揽著一条，听了三清道人的话，连忙异口同声道∶“道长误会了！不是这个意思！”

三清道人又冷笑了一声道∶“吴义，你以为如姬好香么？她昨晚不是和猪支交合？

要不是救她，贫道也不会上她身了！“吴义如姬慌忙不绝的认错谢罪。

吴义乖乖的走出云房，将门掩上，站在走廊等候。

淫道索性玩个痛快，因为吴义和如姬已在股掌了。

三清真人道∶“如姬，怎么还不宽衣解带，让贫道看看冤鬼有多厉害？”

如姬脱去了钗裙、肚兜，一丝不挂站住淫道面前，三清见到如姬又骛又怕，死气沉沉的样子，眼前虽然是一具曲线美妙的女体，却是没有什么情趣。他打开了云床上一个檀木小合，取出一粒火红的鸽蛋大小的丹丸，说道∶“如姬，这是贫道花了不少心血精制而成的清心正气丹，你吃下它，再加上贫道的三味真火，那就百邪难侵了！”

其实这粒清心正气丸，是淫道用十三种淫药炼制而成的，吃下後，任你是三贞九烈的女子，也会春情勃发不能自制的，三清道人就是用它来淫虐参神上香的良家妇女。

药入肚後，如姬浑身发烫，火由五脏直烧到体外，粉面红通通的，原来已又红又肿的下阴如万蛇爬行，痕痒到骨子里，她不由自主伸出指头去抓痒，可是指头才接触到阴唇，却痛得泪水直流。

三清看到如姬药性发作了，将如姬抱到云床上，他的淫根早已硬直如棍了，骑在如姬身上，便直捣黄龙。

可怜的如姬，连指头接触也痛得泪水汪汪，如何容得下三清道人那条又粗又长的淫根！她痛得像杀猪般的惨叫起来。

吴义听到如姬的惨喊声，不知在房里发生何事，推开房门闪入，祗见淫道骑在爱妾身上狂抽猛插。

如姬的叫声实在太厉恐怖，三清淫道满不是味道，把淫根拔了出来道∶“如姬，你被猪弄成太伤了，这样吧！三味真火是一定要喷入你体里的，你爬起来吧，让贫道将真火喷入你的後洞里！”

吴义看得双目喷火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呆呆的站在云房里。淫道暗思忖∶看见了又如何，索性说道∶“吴施主，既然你已入来看到了，不用出去了，关上房门，坐在椅上等侯吧！”

如姬痛得失魂落魄，虽然三清的淫根又长又俎，插住後洞一定剧痛，但总比插入受了猪鞭重创的桃源洞好。

她忍著痛爬起来，像支羔羊蹲在云床上，高高的耸起雪白圆圆的大屁股。

三清也不客气，站在她背後，一手抱紧如姬彻小的腰肢，将淫根对准屁股当中的小洞插入去。

如姬的小洞连吴义也未玩过，又小又窄，粗大的淫根插入去，当然很痛了，她想缩前，腰肢却被淫道捉著，只好“哎哟，哎哟”雪雪呼痛。

淫道淫兴大发，疯狂地抽撞，足足玩了近半个时辰，才把他口里所说的三昧真火喷入如姬的小洞里。

三清真人玩够了，方施施然由云床走下，穿回道袍，施施然说∶“贫道先和两位施主回府邸看著，再决定行止。”

三清叫了两个道童消风、明月进来，吩咐他们收拾开坛作法的法器，一行五人下山自奔吴府。

秋日本来秋高气，然而进入吴府，却阴风阵阵，令人不寒而栗，吴义带著三清道人在东厢、西厢、前厢、後厢、花园走了一趟，三清道人一边走一边嘀咕道∶“厉害！

厉害！“吓得吴义和如姬手颤脚震，最後走回前厢坐下，佣人还未捧上香茶，已气急败坏奔进来，慌张的喊道∶“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，马俊已莫明其妙死在厨房里。”

三清道人问道∶“马俊是谁？”

吴义口窒窒地道∶“他是小人的徒儿，住在我家里！”

三清站起来道∶“咱们一起去看看吧！”

厨房在後迸的一间小屋里，马俊死得十分恐怖，地上堆著他的衣衫鞋袜，他浑身赤裸，一把钢叉牢牢的梆住灶台上，而赤裸的马俊背向灶台，面向厨房大门站在地上，钢叉木棍插入了他的屁眼里，地上是大滩已乾了的鲜血，双目怒气，面肉扭曲，显然是受尽了折磨而死。

三清道人解开了钢叉，将棍子由马俊屁眼内抽出，将尸身放倒地上，叫下人用草席盖上了，去找忤工收殓。

如姬三魂吓飞了两魄，跟著三清道人走回前厢，吴义忍不住问道∶“道长，马俊为何死得如此古怪？”

三清道人神色凝重答道∶“当然是铁雄的鬼魂作祟了，情况就像如姬走入猪栏中一样，依贫道之见，马俊是被鬼迷，自己把铁叉梆紧，然後把棍子插入自己的屁眼里，直至血尽力竭虚脱而死的。”

如姬嗫嚅问道∶“道长，棍子插入屁眼很痛啊！马俊不是傻瓜，怎么会自己插自己呢？”

三清道长冷笑了一声∶“如姬，你和猪公交合很过瘾吗？也不是很痛吗？为何会玩完一支又一支呢？这是因为当时你神智被鬼魂控制了，不由自主。马俊的情况就和你一样，不同之处，祗是猪公的猪鞭虽然很粗，毕竟是血肉所做，故此你好彩，拾回条命，但马俊则是遭木棍所插，一直插到死为止！”

如姬伸了伸舌头，想起来还有馀悸，惊问道∶“道长，鬼魂为什么不取小女子性命呢？”

三清道人想了想答日∶“依贫道之见，鬼魂是想玩残你！还会出什么鬼花样，贫道也说不出来了！”

吴义问道∶“道长，那么咱们怎么办？”

“今晚贫道会开坛作法，希望能够将鬼魂逐走！”

吴义忽然想到了掌上明珠真真，问道∶“赵道长，鬼魂会向小人女儿出手吗？”

“鬼魂与你们有极深的仇怨，看来会下手的，因为一般鬼魂如没有冲天怨气就不会搞人，鬼魂作过恶，就不能投胎转性为人了，将永远永远沉沦住地狱里！”

“那如何是好？”吴义面无人色问道。

“吴施主，你先叫真真出来让贫适看看，是否有慧根福泽深厚吧！”

如姬入内室带了真真出来，淫道见了暗中狂喜，真真是个婷婷玉立、蓬门未开的处女，美丽纯真，波坚臀圆腰幼，三清懂得左道旁门的采补术，吸收处女精气元神，可助功力大进，如何不喜！

三清淫道於是说道∶“吴义如姬，你俩先回房熟睡一觉，先养好精神，等候月出之时，和贫道一起开坛作法吧！”

吴义问道∶“那么小女真真呢？”

“真真留下吧！她还未被鬼魂骚扰，让贫道替她施法术，鬼魂见了，自然会退避三舍！”

吴义虽然有点怀疑三清道人不怀好意，但性命比金银财物、女儿贞操重要得多了，不再多言、拖著如姬的小手走入後堂。

真真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，三清道人要激发起真真潜这内心的春情，由道袍里取出一颗火红的清心正气丹托在手掌上道∶“真真，这是贫道秘制的辟邪降妖丹，你先服下吧！”

年方二八，稚气未脱的真真，哪里知道这是至淫至荡的春药，接过了便吞下。

丹入口而化，旋即真真便觉小腹像有一块火炭燃烧，由内而外，闷热不堪。

三清挥挥手，令清风、明月守住大厅前後门，不可让人闯入，然後走至真真身前，抚摸她的粉面、玉颈。魔掌顶头而下，轻抚著那两个怒挺的椒乳。

真真已被药力迷住了，不但不懂呼叫、反抗，反而觉得怪舒服的。

淫道逐件逐件的剥著真真的衣裙，她被剥至一丝不挂了，反而觉得凉快舒适。

淫道抱起赤裸的真真，将她放住一张太师椅，两条结实的美腿分搁放在两旁的扶手上，那个花径未曾缘客扫的玉洞便自然无遮无掩的裸露了。

可怜的真真，雪白的阴阜上还祗有三两短短的阴毛，两片红唇显得特别诱人。

淫道伸出那支瘦骨皱皮手，恣意地玩弄那两片红唇，钳著红唇上的珍珠捏搓。

真真受药力所感，眼前面目可憎的淫道，竟然变为风度翩翩的美少年，她不但没有抗拒，反而挺动那个结实的屁股迎合著。

《冤鬼嘻春》（三）阴门开始潺潺渗出春水，越来越多，这是至阴至补的淫液，淫道连忙将头伏在洞口吸啜，一点一滴也吸入肚子里。

舌头舔吮著最敏感的阴核，阴唇、阴肉，真真更加春满桃源，淫道吸了个够本，才提枪上马，长枪刺破薄膜，处女血随著长枪的插入、抽出，流到太师椅的锦垫上。

药力消去了，真真回复神智，冰清玉洁的身子竟然遭到这个可憎道人的淫虐，真真又怒又愤，大吵大闹，要生要死，可是三清淫道仍不放过她，他要留待日後慢慢享用，索性绑起她的手足，再用毛巾塞入她的小嘴里，令她想嚼舌自尽也不能。

下人一边摆香案，一边喃喃自语∶“世道变了，怎么秋天也会下起大雨来？”

本来有十多个佣人的吴府，祗溜剩两三个胆子较大的，他们被连串怪事吓走了。

吴义见到女儿赤裸的五花大绑，又惊又怒道∶“道长干什么？真真是我女儿啊！”

三清气定神闲答道∶“贫道知道，贫道要用她引诱铁雄的鬼魂出来，将它打下十八层地狱，吴府就从此牢靠了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吴义问道。

“贫道不打诳语！”

吴义祗好和如姬一起在旁看著。

三牲祭品摆好筷，清风、明月两个小道旦点燃香烛、冥钱，三清挥舞著桃木剑念念有词，不，三清不念还好，一念便阴风大作，将烛焰吹得时明时暗，显得更加阴森可怖，佣人已经借故逃离了花园，清风、明月也吓得面无人色，强作镇静，只有三清道人仍在念念有词。

花园里的各人突然听到悲愤的声音，不，其实那并不是声音，只是各人心灵感应到了，而像听到一样。

“吴义，你知道我是谁吧？我就是被你毒计害死的铁雄，你这个卑鄙、无耻、毒辣的小人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要十倍奉还给你。”

三清将桃木剑舞得更快，时而刺东，时而劈西，大声喝道∶“铁雄，休得猖狂，贫道在此，不怕贫道将你打落十八层地狱，永不超生吗？”

铁雄冷笑了几声道∶“铁某连死也不怕，怕什么？更何况连牛头马面也同情铁某，特准铁某报了血海深仇方去地府报到呢？”

花园的情景十分诡异，其实根本祗有风声、雨声和三清道人的声音，铁雄的说话是各人心灵感到的。

三清道人由道袍袖子里取出降妖铙来，铁雄哈哈大笑道∶“道长要命的话，就不可助纣为虐了，快快带清风、明月回观去吧！”

“受人之托、忠人之事，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贫道要和你拼个你死我活！”三清答道。

“铁某怕的是忠肝义胆，怕的是修真有道之士，牛鼻子有多少道行？修的是和合之道，淫人妻女，如姬和真真不是给你淫道糟蹋了？铁某还会怕你？”

口音未落，三清道人突然倒转剑尖，直向自己的胸膛，逐寸逐分接近，快要直抵肌肤了。

三清道人竭力挣扎著，握著剑柄，然而剑尖仍在向前推进著，三清道人吓得慌了手脚，吴义、如姬更是如石像呆立箸。

性命攸关，三清道人终於大叫一声，招呼清风、明月狠狈逃出花园，逃出吴府，铃铃、招魂幅、八卦也来不及收拾了。

三清道人偕两徒儿落荒而逃，吴义和如姬更是怕到极点，一双跪倒地上，抬头向著夜空大叫饶命。

月亮被乌云盖住了，花园除了几枝烛光外，漆黑一片，突然，如姬像著了魔似的，撕脱了上下内外衣物，拾起了被狂风吹所地上一枝树枝，一手拿著插入自己的玉洞里，树枝又长又尖又粗糙，吴义看到她玉户在滴血，一滴滴沿著两条大腿流到地上。

如姬一边厉叫著，一边拿著树枝抽插，就是不能停下来，吴义父女直看得汗毛直竖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人世间，再没有比这诡异情景更恐布的了。

突然如姬像一支垂死的豺狠嗥叫起来，双手用力向里一插，树枝尽根而入，穿破了肚皮突出来，如姬寸慢慢倒在地上，鲜血狂喷。

最惨的是死不了，娇躯在地上典来典去，足足有泡一盏热茶的工夫，厉的叫声才逐渐低沉、消失！

铁雄怎样整自己呢？

吴义浑身肌肉在跳动，他想受尽折唐，不如自求解脱好了，他低下头向著一棵大树狂奔过去、企图自尽，可是头颅冲到树干上，竟如碰著棉花似的，无伤无损，耳里传来铁雄的声音∶“想死么？没有这么容易！”

吴义张开大口，企图咬舌自尽，可是嘴巴张开了，竟然合不拢来，瞧瞧躺在地上的女儿，她身上的绳索好像有一对无形的手替她解开。

“难道铁雄大发慈悲，放过自己的女儿？”吴义腿海闪过一丝希望。

可是，铁雄的鬼魂好像能洞悉他的意念，吴义耳里又涌入一股冷冷的声音∶“吴义，你别做春秋大梦了！”

真真莲步姗姗走过来，摆著腰肢，舞著乳浪，嘴角生春。哪里是平日所见文静、温婉的爱女，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活生生是一个小淫妇。

爱女真真住替吴义脱衣，父女两人变为了一对肉虫，真真拿著吴义的淫根把玩、挑逗。

“唉！死到临头了，还要出丑！”吴义绝望了。

真真的玉手往上下捋动著，吴义受不了，淫根自自然然硬起来，真真不停地捋动，吴义终於标出淫液。

吴义暗忖∶“还好，没有乱伦！”

可是真真的手又在捋动淫根，吴义标了一次又一次淫精，浑身虚脱，软绵绵的倒在地上。

真真突然开口道∶“吴义，你认得我口音吗？”

吴义魂飞魄散，田为那正是铁雄粗犷的嗓音，一但娇滴滴的小美人儿，说出粗犷男性嗓音，铁雄的鬼魂上了女身上了。

吴义有气有力的哀求道∶“铁雄，杀我吧！原谅我吧！放过无辜的真真吧！”

“好，铁某放过真真，不过你这禽兽要任由我处置！”

“好的！好的！吴某自知作孽太多，死而无怨！”

躺在地上的吴义，突然被真真捉起了提到香案处，真真将香案的红纸翻转，递了枝朱砂笔给他道∶“吴义，你将谋害铁某的经过，详详细细的供出来吧！”

吴义祗好执笔将害死铁雄的经过，原原本本写出来，并按上指模。

突然屁股一阵刺痛，原来真真拿起淫道遗下的桃木剑，插入他的屁股里，直贯入腹中，刺穿肚皮。

吴义垂死前一刻，听见铁雄的冷笑声逐渐远去，心里涌起丝丝温暖，铁雄果然是一条好汉子，放过了自己的宝贝女儿。

明月又从乌云里走出来，雨已停，风已息，真真由恶梦醒转过来了。

赤身露体的真真惊骇不已，今日的惊变如在目前，完壁已破，父亲和如姬也已死，她不想活下去了，勿匆穿回衣衫，拿了根绳子，就在大树上吊。

翌晨，胆大的佣人回到吴府，见到一丝不挂惨死的吴义、如姬和上吊的小姐真真，连忙报官，吴义的供白早已被下人、邻里看在眼里，整个常州沸腾了，茶楼，酒馆碰面皆谈著铁雄冤魂索命的经过。

薄有声望的铁家、吴家从此後继无人，乡亲父老都在告诫著自己的子女，切切不可好勇斗狠，更不可小事结怨。

逃回道观的三清真人，惊魂甫定，正想吩咐清风、明月泡杯热茶定惊，可是连喝了几声，鬼影未见，原来清风、明月把三清所作所为看在眼里，并没有随他上山，他俩年纪虽小，实在不愿再尊淫道为师了。

淫道的所作所为慢慢由清风、明月口里传出，香火冷落，三清再也不能在常州立足了，悄然而去。
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淫香淫色.eee67.